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醒世姻缘传

下

[清] 西周生 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醒世姻缘传》是清代小说家西周生所著的一部世情小说。全书共四十回，讲述了狄希陈和甄玉娇两家的恩怨情仇。小说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动人。小说的语言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气息。小说的出版，对于研究清代小说史和世情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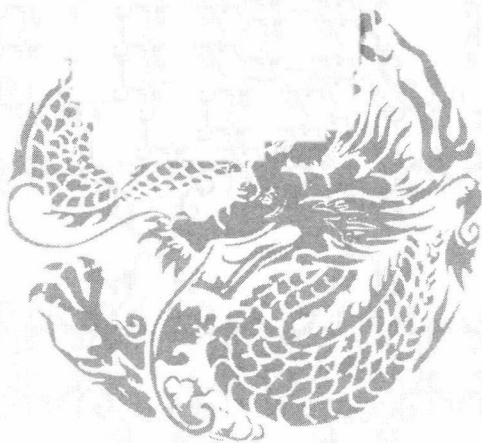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醒世姻缘传

下

〔清〕西周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醒世姻缘传 / (清) 西周生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0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398 - 0

I. ①醒… II. ①西…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617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0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58.5

字 数: 890.8 千字

定 价: 115.00 元 (上中下)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姻缘传引起	(1)
第 一 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 二 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1)
第 三 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0)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29)
第 五 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39)
第 六 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48)
第 七 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57)
第 八 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鸩突休妻	(66)
第 九 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78)
第 十 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87)
第 十 一 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96)
第 十 二 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06)
第 十 三 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17)
第 十 四 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26)
第 十 五 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34)
第 十 六 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43)
第 十 七 回 病症汉心虚见鬼 黥货吏褫职还乡	(152)
第 十 八 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61)
第 十 九 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170)
第 二 十 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180)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191)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199)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10)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219)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226)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235)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243)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252)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261)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271)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281)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赍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289)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298)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308)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317)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327)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336)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345)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354)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364)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374)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383)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392)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400)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410)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420)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429)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43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447)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457)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465)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474)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483)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492)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饕餮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501)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510)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祷神逢恶报·····	(519)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528)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537)
第六十回	相妒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546)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555)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563)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572)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580)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589)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599)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608)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618)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627)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635)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644)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652)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661)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	(668)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677)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687)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	(696)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捱打·····	(705)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714)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722)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732)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741)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750)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759)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嫌留家·····	(768)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776)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784)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794)

4 醒世姻缘传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804)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813)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822)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831)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840)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849)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858)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867)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876)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885)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894)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903)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事凡已甚，便不可为；可为已甚，仲尼其谁？

希陈已甚，明苦暗亏；茂实已甚，一顿棒椎。

事凡已甚，故不可为；必为已甚，后悔难追。

却说狄希陈得了那套顾绣衣裳，献与素姐，看得中意，严厉中寓着温旨。狄希陈就如奉了钦奖，也没有这般荣耀，感激那张茂实不啻重生父母，再养爷娘，心里想道：“张茂实娘子智姐真真的天下也没有这样好人！前日吃了我的捉弄，受了一场横亏，没办法往他手里饭店回葱，若是换了第二个不好的人，乘着这个机会正好报仇个不了，他却一些也不记恨，将自己捎来下礼的衣裳慨然回了与我。这段高情真是感深肺腑！”火急般柴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得了三十二两银子，足数足色，高高的兑了二十二两纹银，用纸包了，自己拿到张茂实南京铺内。张茂实和李旺都作了揖，让狄希陈在店前凳上坐了。

张茂实问道：“前日那套衣服中得狄大嫂意么？狄大嫂性儿可是有些难招架哩！”狄希陈道：“说不尽！得了张大哥的玉成，李哥的撺掇，完了这件事，可是感激不尽！若不是以心相照的兄弟，谁肯把这千乡百里自己紧用的衣服回了与我？李哥，你把天平取过来我使使。”李旺端过天平。狄希陈将二十两合二两的两个法马放在天平一头，从袖中取出那封银来，解开，放在天平一头，将天平两头稳了一稳，用小牛角椎敲了两敲，高高的银比法马还偏的一针，将银倒在纸上，双手递到张茂实跟前。张茂实道：“狄大哥，你原来为人这们小气，这能有多大点子东西，我就送不起这套衣裳与大嫂穿么？那里放着我收这银子？你就要还我，迟十朝半月何妨，为甚么这们忙劫劫还不及的？这银子也还多着五钱哩。我收了原价也还不该哩，没的好收利钱么？”狄希陈道：“这衣裳会自家走？不用盘缠么？这五钱银只当是加上的盘缠。”李旺道：“相厚的弟兄，那论的这个？若要丁一卯二的算计起来，这二十一两多的本儿，待了这两个月，走了这二千里路，

极少也撰他八九两银子哩，没的这也好合狄大哥说？”狄希陈道：“是呀！我就没想到这里，我还补上。”张茂实道：“你别听李哥的话，这原本我还不肯收哩，再讲利钱！”李旺道：“狄大哥，他也不消再补利钱，看来张大哥也不好收。张大哥正拿银子采不出大米来哩，狄大哥府上极细的大米，也照着下来的数儿，糴几石与张大哥，就彼此都有情了。”狄希陈道：“李哥说的有理。我就奉送。”

三人说了一大会话，狄希陈辞了回家，果然送了大斗两石细米驮到张茂实家。张茂实称了三两六钱银子，虚点了一枪，狄希陈再三不受，止说的一声“多谢，容补”，罢了。张茂实合李旺做了一路，将五六两的一套裙衫，多得了三四倍的利息，你不感激他，倒骂了许多“呆戾养的”。

再说素姐忏悔了鹰神以后，又得了一套心满意足的衣裳，果然看待那狄希陈十分里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平日间那许多的非刑也都不大用了。这狄希陈若从此自己拿出那做男子的体段，不要在他面前放僻邪侈，却不也就渐次收了他的野心。争奈这样混账戴绿头巾的汉子，没等那老婆与他一点好气，便就在他面前争妍取怜，外边行事渐次就要放肆。

张茂实将一套衣裳用计多卖了二十两银，他又为这件衣裳吃了无限的大亏，其实也该将就他罢了。只为他令正吃了亏，报怨不了，在那白云湖岸亭子里边设了一席齐整酒肴，请狄希陈吃酒，说是为他送了大米，谢他的厚情，叫了一个美妓小娇春陪酒。这狄希陈若是知回背的人，晓的自己娘子的心性，凡在人家吃酒，惟恐有妓女引诱他的丈夫，把那跟随的人问了又问，还要不信，毕竟还差了那小玉兰假说送衣裳、要钥匙，连看一两次方罢。你看见有妓女在坐，你只该慌忙领他两杯，托了事故走得回家。他若不肯放你，你得空子逃席也是该的。谁知这狄希陈的流和心性，一见个油木梳红裙粉面的东西，就如蚂蝗见血相似，甚么是肯开交？张茂实合李旺更又有心捉弄，把小娇春故意的让在上面，与狄希陈并肩坐了。狄希陈不知张茂实用的是计，合小娇春手舞足蹈，不亦乐乎。

饮到酣畅时节，素姐晓得酒在湖亭，张茂实平素又是个风飘子弟，必定席上有妓。差了小玉兰，只说家中寻衣厨的钥匙不见，叫他去寻。小玉兰走到席间，正见狄希陈在那里与小娇春猜拳赌酒。狄希陈抬起头来，看见小玉兰来到，就似那贼徒见了番快，也不必如此着忙，不由得迎出席前问道：“你因甚事寻到这里？”小玉兰道：“姑娘紧要开那衣厨，寻不见了钥

匙，特差我来要哩。”狄希陈道：“总里钥匙都在一个包内，放在抽斗里边，你回去说知就是。”又把小玉兰拉到个背净去处，再三嘱咐：“你到家中，对了姑娘切忌不可说这里有个女人！你如不说，我任凭你做下甚么不是，我自己也不打你，我也不合你姑娘说，我分付狄周媳妇厨房与你肉菜吃。你长大出嫁的时节，我与你打簪环，做铺盖，买梳头匣子，我当自家闺女一般，接三换九。养活下孩子，我当自家外甥似的疼他，与你送粥米，替你孩子做毛衫。你要不听我说，学的叫你姑娘知道，他要打我一下子，我背地里必定打你两下。我死，你也活不成！我就叫你姑一顿打杀了，还有你爷爷问你讨命哩！再不，我合那头薛奶奶说。你忘了那一遭为你说舌头差一点儿没打杀呀？”

狄希陈合小玉兰说话，不妨张茂实逼在墙角里听，猛可的说道：“狄大哥，你既叫这孩子替你瞒藏，你陪个软儿央及他才是，你可降着唬虎他！”又说：“你到家对你姑说，这是我的婊子，与你姑夫不相干，休要叫你姑吃醋。”狄希陈道：“你张大爷哄你哩。你到家连你张大爷的这话也别说。”又自己到席上取了些果子点心，放在玉兰袖内。

小素姐的家法，只是狄希陈没有耳性，好了创口，忘了疼的。那小玉兰是领熟了他大教的，敢在他手里支吾么？你就响许他万两黄金，他也只是性命要紧。你就唬他，背后要打他，也只怕那现打不赎，落得骗了些果子吃在肚里，且又做了行财买免的供招。进的门，见了素姐，学说：“我到了那里，亭子上摆着一桌酒，张大爷还合一个大高鼻梁的汉子，我不认的他。又有一个穿水红衫子老婆，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家坐着，合姑夫猜枚。姑夫见我进去，问我是做甚么。我说：‘俺姑待开衣厨，寻不见钥匙，叫我来要哩。’姑夫说：‘钥匙包子在抽斗里，不是么？’把我叫到背地里嘱咐，叫别合姑说有老婆。”将那狄希陈分付的话学了个通前彻后，一字不留。把个素姐气的捱耳挠腮，椎胸跺脚，发放小玉兰，叫他疾忙回去，叫狄希陈即刻流水回来：“若稍迟一刻的工夫，我自己跑到那里砸了家伙，掀了桌子不算，我把一伙子忘八淫妇，我叫他都活不成！”

小玉兰哭丧着脸，走到湖亭席上。狄希陈唬得魂飞天外，张茂实以为中计欢欣。小玉兰说：“抽斗没有钥匙，叫姑夫快往家里自己寻去哩。”狄希陈唬的个脸弹子莹白的通长没了人色，忘了作别，披着衣裳，往外飞跑。张茂实赶上，死拖活拽的说道：“好狄大哥，怎么就上门子怪人？虽是做的

菜不中吃，酒又不好，可也是小弟的一点敬心。粗饭也没上了，这粗妓也还没奉陪一陪。”李旺又在旁着实挽留。狄希陈在外一边挣，一边说道：“二位哥体量我，到家就来。要扯了谎，就是个禽兽畜生！”张茂实只是扯住不放。狄希陈道：“张大哥，你请我是好，你这不是安心害我哩？”惹的那妓者小娇春呱呱的大笑，说道：“你二位叫我不省的，那客极的这们等的，放他去也罢了，主人家只是不放。其实主人家既是这们苦留，做客的就住下再吃三钟，这都没有妨碍。不知怎么客只待去，主人家只待留，这就叫我不省的了。”

小玉兰见张茂实只是拉着狄希陈不放，就擦眼抹泪的哭道：“你放了俺姑夫去罢，是你的便宜。俺姑说来，要去的迟了，俺姑要自己来哩，打了家伙，掀了桌子，还叫你淫妇忘八都活不成哩！”狄希陈听见这话，越发往外死挣，口里只说：“你是张叔！张大爷！张爷爷！张祖宗！可怜见，你只当放生罢！你就不怕伤阴鹭么？”张茂实还扯着胳膊不放。狄希陈看见旁里一个割草的小厮，腰里插着一把镰，拱倒腰，绰在手里，口里说：“罢，罢！我卸下这只胳膊给你，我去罢！”拿起来只一割。亏不尽穿着一领白绸褂子，袖子虚空着，没曾着肉，止割破了袖子，胳膊割了一道深口，没曾卸的下来，从袖中鲜血直流，张茂实方才放手。

狄希陈及至到家，浑身上下通是染了个血人。素姐见了这等形状，也未免把那算计酷打的心肠去了一半。小玉兰又把那狄希陈这样往外挣，张茂实怎样拉着不放，狄希陈着极夺镰砍胳膊说了一遍。素姐不听便罢，听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拉过一条裙子穿上，腰里拽着^①个棒椎，就往外跑，小玉兰后头跟着也跑。调羹从厨房里看见素姐凶凶的往外去，正不知是何头路，急着人寻了狄员外来家，说知素姐飞奔往外去了，不知何故。又到狄希陈房里，见狄希陈使血染了个红人，知是胳膊受伤，慌乱着寻陈石灰合柳絮、明府骨头，与他搽敷。

再说张茂实放的狄希陈去了，合李旺、小娇春笑说：“这计何如？尖嘴小厮，做弄的我差一点儿也没把俺婆子一顿打杀，叫我丈母当日打了一顿。做弄叫他婆子打了第二顿，坐软牢，丢了百五十两银子不算，这会说书，浑深又是一顿好打。”小娇春道：“嗔道叫我说，怎么来，极的他这们等

^① 拽着——掖着。

的,你只是不放。原来是用的计么?”张茂实道:“不是为计,我舍钱请他哩!且叫他会这家里受罪,咱三个且这里自在吃酒。”

正在得意之际,只见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妇,穿着家常衣服,雄赳赳的走进亭来。众人也不料就是素姐,各人彼此相看。素姐走到跟前,把桌子一掀,连碗掀在地上,跌得稀泥烂酱,一只手扯住张茂实的裤腰,从自己腰里扯出那拽着的棒椎,照张茂实身上,你看那雨点儿似的打。张茂实使手招了一招,劈指头一下,打的五个指头即时肿的像了鼓椎。张茂实道:“了不的!通没王法了!你是谁家的老婆,平白来这里打人?”素姐再不答应,只是轮椎。李旺起先还向前来劝,后来说道:“这不是别人,一定就是狄大嫂。”素姐才说:“忘八淫妇们!你早认的我好来!你攒谋杀了我汉子,还敢在这里吃酒!俺汉子已是断了气了!”张茂实死挣不脱。

李旺合小娇春听见狄希陈死了,只道是当真,夺门就跑。素姐拦着门,说:“忘八淫妇!谋杀了人,你往那去!我待饶那一个哩!”李旺空大着个鼻子,雄赳赳的个歪人,见了素姐这们个丢丢秀秀的美妇,李旺,李旺,把那平日的旺气不知往那里去了。东看西看,无门可出,只有亭后一个开窗,得了个空子,猛可的一跳,金命水命,就跳在湖中,踏猛子^① 赴水逃走。小娇春也只得跳在湖里逃命,可只不会赴水,汨没得像个凫雏一般。

张茂实挨着打,口里只管说道:“好狄大嫂!你怎么来?你打世人哩么,打的没点情分?”素姐说:“贼砍头的!我合你不是世人是甚么?”张茂实道:“好狄大嫂!咱倒的同不的世人,我千山万水捎的心爱衣裳,狄大哥说声嫂子要,我双手就送;我将酒请人,并无恶意;这小娇春是我相处的,你那里放着只管打我?我合狄大哥是同窗,我大起他,还是你大伯人家哩。”张茂实口里似救月一般,素姐那里肯放。张茂实左架右招,素姐东打西椎。幸得李旺赴水上崖,湿的身子就如个冒雨寒鸡,跑到张茂实家怪叫喊的道:“张大嫂,你还不快着去哩!狄大官娘子待中把张大哥使棒椎打杀呀!我赴水逃命来了!”

智姐听说丈夫被人使棒椎痛打,还那里顾的甚么体面,飞奔也似的奔到湖亭,正见素姐行凶,张茂实受痛。智姐骂道:“贼砍头的!我说的话你白当不听!我这三再三的说,凡事别要太过,已是够他的了,你拿着我的

① 踏猛子——扎猛子。

话当狗臭屁，可吃他们这场亏！这可是为甚么，使了钱又受疼呀？没的一个老婆，你就招架不住他么？叫他像拿鸡似的！”智姐往素姐手里夺那棒椎，那里夺的下。拍他那扯着裤腰的手，那里拍得开。智姐极了，把张茂实的一条白绸单裤尽力往下一顿，从腰扯将下来，露出那根三寸长、虎口粗、软丢丢一根大扁，东摇西摆。素姐只得放了手，用袖遮了脸，一直的才出湖亭去了。

张茂实见素姐去的渐远，方敢骂道：“你看这恶私窠子浪淫妇么！打我这一顿！这不是你这妙计，我还挨他的哩。”智姐说道：“该！该！你往后我凡说甚么，你还敢不听么？”替张茂实戴上巾帽，穿了衣裳。叫人抬了打毁存剩的器皿，央央踉踉的同智姐走了回去。

素姐到家，只见狄希陈正上完了刀创药，用绢帕裹着，肿的一只胳膊瓦罐般红紫。素姐自己把汉子拷贼的一般毒打，他就罢了；见了别人把他的胳膊致得这样，心中也有些疼痛。家下的都料得他猛熊一般，出去打骂了别人，将这一肚皮恶气必定要出在狄希陈身上。谁知他便也不曾敲打，只骂道：“你这污脓头忘八羔子！有本事养老婆，就别要这们害怕，你就来家，我有长锅呼吃了不成？为甚么对着人自家砍自家的胳膊？你是待形容我那恶处，你做春梦哩！我薛老素不怕人败坏，我不图盖甚么贤孝牌坊！你问声，那年张家盖牌坊，老婆汉子的挤着看，我眼角儿也不看他！你背着我养老婆，天也不容你，神差鬼使的叫你自家砍那手！”

素姐每日咽喉带骂絮叨个不了，狄希陈疮口发的又昼夜叫唤。狄员外寻人看视，百不见好，有人说府城西门外有个艾回子，是极好有名的外科。狄员外封了三两白金，差人牵了骡子，径上济南接他。

艾回子推着一把拉着一把的骑着骡子来了，看的狄希陈是房事冲坏了疮，外头不收口，只往里套^①，务要将外边死皮用药蚀去，然后再上细药生肌。要不早治，这只胳膊都要烂吊。“你没听府里南门上杨参将家一个家人媳妇，原是黄举人家的丫头。黄举人的娘子，病的临终嘱咐：‘这丫头服侍了这几年，好生替我寻主嫁他。’黄举人依他嘱咐，许了杨参将的家人，收了他五两财礼，倒赔送了十两多银子的东西。他嗔黄举人不留他在房里，来到杨家，百口良舌，咒骂旧主人家。忽然长起蜈蚣疮来，消不的两

① 套——烂。

个月，长对了头，只是往里蚀。请我去看。我认的是报应疮，治不好的，我没下药来。果不其然，不消十日，齐割扎的把个头来烂吊一边。

“西门里头马义斋长了对口，也是请我去治。我看了看，我说：‘这声势大难治呀！我只是破着治治，好了，你是另拾的命；你要不好，也别怨我，另托生托生新鲜。’旁边火盆上顿着翻滚的水，使筷子夹着棉花，把滚水往上撩，他觉也没觉。我日夜陪着他，费了有一百日的工夫，已是待中长平口了。那一日家中有件要紧事，我待到家走走。我千万的嘱咐，我说：‘这疮只待的半个月就通好了。我的功劳已是有了九分九厘，再得一厘，就是十全的大事完了。我去后，千万不可行房。要是发了，这疮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我刚只来后，家里支使着一群大髻丫头，搽胭抹粉，就是一伙子妖精，见我来了，书房里没了别人，没事到那里晃三回，不送茶也去送茶，不送水也去送水，在那跟前也也斜斜的引逗他。一个少年人，一百多日没有闲事，又是疮的火气助着，把我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合一个丫头小玉杏在床沿上正干，谁知一个小迎春就是一个刘六刘七的老婆，把那帏屏使簪子扎了眼，看了个真实不虚，猛可丁的吆喝了一声：‘小玉杏！娘叫你来与爹送茶，叫你来要爹哩么？’马义斋没由分说，上前一手把小迎春拉到床沿上，复翻身又是一下子。那消一大会子，当时气喘咳嗽，即时黑了疮口，到点灯的时候，长的嫩肉都化了清水，唬的可一替两替的使人寻我。我那日偏偏的又吃两杯酒。我只听见说了一声叫我，跺了跺脚，说：‘可罢了！’正一头酒的人着了这唬，酒都唬的醒了。流水跑到那里看了一眼，疮口像螃蟹似的往外让沫^①哩。裂着瓢那大嘴怪哭：‘艾哥，你好生救我！我恩有重报！’叫我说：‘别说我艾前川手段不济，只怕就是吕洞宾也要皱眉。我救不得你了，你快着叫人替你预备后事罢！’我只刚到家，他那里张了张口，完事了。我别说费了多少的药材，只这陪着你待了一百多日，把四下里的主顾都耽误了。他那没天理的老婆，不说自己管家不严，叫丫头送了汉子的命，倒说是我勒掇要钱，不与他汉子下药，耽误了他汉子的命了。将着一家大小，穿着孝，往我的铺子门首震天震地的哭，一日三遍到铺子门口烧纸送浆水。你说，这恼不杀人么？你的这疮明白是刀砍的，敷上刀疮药，这们少年血气旺的人，破着一个月，长得

① 让沫——翻沫、吐沫。

好好的，谁叫你自不谨慎，行了房把疮弄得顽了，这要不费百日工夫，这条胳膊就是不姓狄了！”

狄员外听说，甚是耽心，送了一两开箱喜钱。那艾前川将疮用水洗净，说：“要上加蚀药，将丁皮腐肉尽数蚀去，方可另上细药，才好生肌。这败肉得四五日的工夫方可蚀尽，可是要忍些疼儿。我今日住下，晚上替你敷上蚀药，再留下两帖膏药与你。我明日起早，你着人且送我家去。我安一安家，收拾些药。这药都是贵物，还得到家折损些甚么才好修合哩。”狄员外道：“这往返一百四五十里地哩，好辛苦走路呀。该用什么药，你开出单来，咱叫人府里买去。家里我也叫人送粮米去安家。”艾前川道：“这必定还得自己到家。一应珍珠、冰片、牛黄、狗宝、朝脑、射香，都是我自己收着，没教别人经手。这升轻粉、打灵药、切人参、蒸天麻，都要一副应用的器具哩，这都要费措处。我自己不到家，怎么成得？脱不了这蚀败肉还得四五日的工夫。这四五日里边，我到家不都俱各完了？”

狄员外留他不住，只得许他次早家去。明早起来，打发他吃了饭，牵了骡子，叫了觅汉跟着，称了三两银子，叫他自家随便买药。他又不肯直接收去，说道：“不消银子。这药就只珍珠是贵药，我家里有收着的。新近一个贩珍珠的客人来，我换了他有半斤，都是豌豆大滚圆的珠子。这药使不的二两多银就够了。冰片，咱家里也有。除了这两件，别的甚么黄芪、甘草、芍药、当归，那能使几个钱？咱是一家人，何必论这个？”狄员外道：“虽是家里有，可也要使钱买，把这银子收了倒好。”这艾前川口里说着推辞的话，已是把银子袖到袖中去了。狄员外送他上了头口，说道：“第四日准准的望你来到。”千叮万嘱而别。

狄希陈那日临睡的时节，艾前川与他洗净了疮上了蚀药，贴了五虎膏。睡到五更，这疮一步步疼得紧将上来。狄希陈叫他父亲与艾前川说知，艾前川道：“这要蚀去败肉，怎得不疼？我昨日已是说了，这坏了的疮，叫他起死回生哩。要一点苦也不受，你倒肯呀？”及至艾前川行后，这疮一时疼似一时，一刻难挨一刻，疼的发昏致命，恶心眼花，只是愿死，再不求生。再要问他声所以，那里得个艾前川捱到跟前。疼到半夜，一阵阵只要发昏死去。狄员外只得替他揭了膏药，用温汤洗净，只见那疮都变了焮黑的颜色，蚀有一指多深，把肉都番出朝外，渐觉疼稍可忍。

却说艾前川到得家内，那里甚么合药，拿着那狄家的四两花银，采米

称面的快活。跟去的觅汉见他第四日不肯起身，再三央请他，甚么肯动？见觅汉催得紧了，方说：“那疮是个治不好的低物件，我看你家又是个舍不得钱的人家，这疮难治，我不去了。你牵了骡子去罢。”觅汉道：“好你呀，这是说的甚么话？你不治，可也早说，怎么耽搁这几日？你怎么就知道俺主人家是个舍不得钱的？俺主人家七十的人了，只有这一个小主人家，甚么是大事？你要钱明讲，怎么耽误着人家的病哩？”艾前川道：“你要叫我治这个疮，你流水家去，与我二十两银，先与我十两，其余的十两立个帖子，待我治好了谢我。要依我如此，你到家拿了十两银合立的帖子来，我就去。要不依我，你就不消来，我待往泰安州烧香去哩。”觅汉无可奈何，只得牵了骡子，独自回家，将艾前川的说话一一对狄员外说了。不知狄员外如何措处，其说甚长，再听后回衍说。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一膏能值几？末药岂钱多？贪心如壑是疮科，惟愿将人全产往家驮。细君心亦恨，千仆怨难磨，毁伤厨柜与炉锅，准去紫花皮袄没腾挪。

右调《南柯子》

自从艾前川去后，狄希陈那疮疼的见鬼见神，杀狼地动的叫唤，只得将膏药揭去，末药洗净。虽然痛觉少止，那疮受了那毒药的气味，焮黑的锁住了口，只往里蚀。等那艾前川到，一日即同一年，极的个狄员外眼里插柴^①。等到第四日，狄员外就像卧不定的兔儿一般，走进走出，甚是心焦。等到午转时候，远远的不见艾前川，只见跟他去的那个觅汉骑了骡子回来。狄员外不见艾前川来到，问了一声，给了个闭气。觅汉把自己那怎样央他，与他那要银子立文书怎么刁蹬^②的情节，一一说了。狄员外乍然听见，那痛儿子的心盛，也不免躁极了一会，随即转念，说道：“罢，罢！这是用他救命哩，合他赌的气么？甚么是先与十两，后与十两，又好立张文书！我爽利就把这二十两银一总与了他。他若有本事一日治好了，也是这二十两谢礼。你去吃了饭，我设处了银子，你把咱那黄骡合那青骡骡喂上，你骑着一个，牵着一个，快些回去接了他来。就今日赶不进城去，你就在东关里宿了，明日早进城。我赶日西专等你到。这骡只怕乏了，留下他罢。”

狄员外合觅汉正在大门外说话，一个后街上住的陈少潭走来，狄员外迎到街心，作了揖，狄员外道：“陈老哥，你待往那去？家里坐坐吃茶。”陈少潭道：“我还有点事儿待做哩，改日扰茶罢。你脸上忙忙的是怎么？”狄员外道：“我心里不自在。陈老哥，你就看出来么？学生砍着胳膊，不知怎么把疮就发了。请了府里的艾回回来治，他说回家去配药，临去上了

① 眼里插柴——形容急得眼里冒火。

② 刁蹬——刁难、敲诈。